

廉政風雲

貪污問題諮詢

李春曉

審查 污舉報諮詢

污諮詢

市民



目 录

第一章 密云

- 1.窒闷的 1973 1
- 2.廉署大手笔 10
- 3.监狱“贵宾” 20

第二章 响雷

- 1.一张网 25
- 2.廉署档案 41
- 3.三件“宝” 60
- 4.宝中之宝 66

第三章 风暴

- 1.警务界“大地震” 71
- 2.山雨欲来 76
- 3.直卷廉署的飓风 79
- 4.港督的特赦令 85
- 5.不能再让步了! 90

第四章 阵雨

- 1.在浪峰与波谷之间 99
- 2.马圈风云 105

3. “金鱼缸”的巨浪	125
-------------------	-----

第五章 尾声	137
--------------	-----

附 录

廉政公署的机构及其职能	146
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	154
防止贿赂条例	169

第一章 密 云

1 窒闷的 1973

1973 年夏，香港似乎特别闷热。

在中东战争，能源危机的震波影响下，香港股市剧升急降。整个社会处于暴风雨前的窒闷状态。人们的情绪仿似阴云，呈现出一片沉郁的深灰色。

“东方之珠”的华容黯淡了。500 多万居民拥挤在弹丸之地的海岛上，人们磕磕碰碰，互相磨擦，特别烦躁和抑郁。

如同一道刺目的闪电掠过云翳满布的空域，一条惊人的头号新闻在香港不胫而走：因贪污受贿东窗事发被警方反贪污部拘捕的总警司葛柏，在保释期间，竟然依旧法力无边，大模大样地进入启德国际机场，登上一架航机，一飞冲天，逃之夭夭。这消息好比一颗火星，点燃了广大香港市民郁结于心的怨忿。社会气温急剧升高，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整个世界注视着香港。

香港，这个在世界地图上只有针锥之位的地方，却有着

与其面积不相称的分量。像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她充满了矛盾与机会，她积聚着惊人的财富，也容纳了大量的污垢。而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她从普通农村、渔港转变为现代化大都会的一段道路。

我们并不陌生的香港，濒临太平洋，距广州仅 130 公里。除了香港岛及连结我国内陆的九龙半岛外，其余是 230 多个大小岛屿。这些岛屿大多数是既没有淡水，也没有居民的荒岛。经过不断的填海造地，到了 80 年代，她的总面积才达 1071 公里^①。这就是说，仅及北京市的大兴县或平谷县那么大。而建设成为市区的面积更小，只占 16.5%，即 176 平方公里左右^②。

开埠之初，这里只是古朴的农村和渔港。可以夸耀的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煦宜人的气候外，便是取之不尽的石头、阳光和海水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清朝政府丧权辱国，一纸不平等条约使香港连同居住于其上的中国同胞一起，被迫暂时从母体脱离。1941 年 6 月，英国皇家海军上校查理司·埃廖特宣布：“各界商人都可以自由在香港旅游或经商^③”。从此，港府一直奉行的不干预政策和低税率制度，把全球各地的不少资金吸引到这个聚宝盆里来了。

日历翻到 1984 年 12 月，香港的前途布满阳光。中英双

① 1988 年《香港经济年鉴》。

② 《现代香港经济》（郑德成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③ 《香港廉政公署对贪污事件的侦查与调查》（作者是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韦廉斯）。

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意味着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已进入结束阶段。1997年7月1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东方之珠”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重新投入祖国怀抱。

这两页历史所发生的日期，相距140年。在小小的香港发生了巨变。她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都会。再没有人会想到香港的起步只是一个荒岛、几个渔村。她光芒四射，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形态。矗立起来了，采用玻璃幕墙或各式新材料、外观千姿百态的大厦高楼；架设起来了，通向各家各户的电话，卫星通讯网络使这弹丸之地与世界各个角落息息相通。盘旋于城市上空的高架路，飞驰于城市下面的地下铁路，连结香港与九龙的过海隧道，构成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增加了“东方之珠”的容量，沙田等新市镇，荃湾等工业区也逐步建设起来了。市区的繁荣，正向四面八方辐射着。

“东方之珠”取得了许多国际级的桂冠：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家用电器和手表的出口地；拥有最现代化设备的“货柜”（集装箱）码头，吞吐量排在世界第二位；世界最大的钻石进口及转口市场，黄金买卖则排行第三；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集团中，有44家在香港开设了分行^①……

香港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是：小、大、高。小，是她的面积；大，是她的影响；高，是她的国际地位。

当然，在本世纪70年代，香港的繁荣，还没有达到如

^① 见《香港概览》（上海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此高度。但是，香港人（其中，占人口总数 98% 是中国同胞）与左邻右舍相比，满足感已油然而生。尽管人们得以“快三拍”的劳动节奏和“挨二世”（日夜劳动，做两份工）的吃苦耐劳精神去挣钱糊口，总还可以在口袋里积攒几个子儿。虽然，他们心里也十分清楚，每一个钱都带血，每一个钱都必须“脱掉几层皮”以后才能保留下来，为己所有。呵，财富聚集的地方，攫夺财富的罪恶活动也在聚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一群。

海拔 500 多米的太平山，见证着香港百年沧桑，俯视着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此间有句俗话：“站在太平山上朝下望，芸芸众生皆‘老村’（受欺诈的人）。”据说，山上曾经有过一座亭，被香港人自嘲地名之为“老村亭”。真可谓带泪的幽默！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 1973 年的夏天吧。以万千香港人为“老村”的总警司葛柏，竟得以潜逃的消息，激起鼎沸民愤。大街小巷，千家万户议论纷纷。社会舆论的集中点是：必须制裁贪污！市民百姓的声音，进入了座落于港岛中区花园道的港督府内。当任港督麦理浩，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委派了以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为专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潜逃事件真相，并检讨过去港府的反贪污法例的执行效力如何。他决心要成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港府以外的崭新机构，专门扑灭贪污罪行。这便是以后于 1974 年 2 月 15 日成立的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话说，百里渠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先后向港督呈交了两份报告书。第二份报告书长达 80 页，极为具体地揭露香港政府各部门的贪污受贿现状。人们通过官方

戳破的窗户纸，可以窥见香港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在繁华绮丽的第一层面下，被遮盖着的第二层面已经腐烂发臭。仿佛瘟疫般流行的贪污受贿风气，严重地侵蚀着整个社会的躯体。港府的各个部门，举凡劳工处、运输署、移民局……可以说，凡有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同时存在着以权谋利，贪赃枉法的现象，而且是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地同谋策划的集团式贪污。论其烈度，可以说是白热化了；论其猖狂程度，可以说是半公开化了。有些政府机构的贪污集团，简直像组织了公司一般，设立专门记录赃款进出的帐簿，还有人负责管帐、收“黑钱”（即受贿之钱）、分赃款等等。

交通运输部门是被人认为“油水”不多的，甚至有“沙漠”的绰号，可是，即使在这个“沙漠”内，贪污集团也不甘寂寞。一切未经合法注册的交通工具的司机，都要按时“派片”（即把钞票放进信封内，向有关人员行贿，以求包庇）。甚至合法交通工具的司机也要进贡进贡，否则告票天外飞来。至于肇事司机呢，那任由宰割勒索更是不在话下了。“沙漠”尚且如此，更何况油水多的“沃土”！其时也，公务员扒钱各显神通，做哪一行，食哪一条水。移民局的油水源自发放出入境证、身份证、假出生证明及对非法入境者发出护照等渠道；劳工处的油水源自那些数以千万计、林立于工业楼宇中的大小山寨式工厂，凡没有注册而经营者，每月“收规”（交黑钱）500港元。信息和时间也是财源。新界民政署并无大权，不过它有一个“宝”，便是土地。日益发达的香港，逐渐将城市的界线推向郊野，农田不断变为屋地，新界民政署的某些官员，出卖他们所知港府对新界某些土地政策的情报，

这些情报马上可以变为黄金，地产投机商获悉后，抢先以低价购入农地，不久，新政策公布，农田建楼宇，他们便荷包肿胀了，这时，自然少不了给通风报信的官员奉上一份厚礼。也有更微妙和不着痕迹的贪污，藉以要胁对方的是“时间”。工务部门批准图则（建筑设计图纸）的快慢，与有无贿赂，贿赂多少，成正比例。因为在“时间便是金钱”的商品社会，每拖延一天，损失几乎不能以数字计。所以，不少建筑商为求图则顺利审批，宁可用重金贿赂工务部门的官员。

.....

与警务部门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公正的恶性贪污比较，上面所列，统统不过是一些小巫。然而，够讽刺的是，肩负着扑灭全港贪污重任的反贪污部，却正设在贪污泛滥的警务处。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假如一个新加入警界的人员，在柜桶底（抽屉）发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钞票，他可要“醒水”（小心领悟），因为那便是贪污集团对他的测试。倘若这个新人收受了柜桶底的钞票，并不向上司报告，那么，这个人便算“熟性”（通气，识做，懂事，乖巧），愿意“上钩”，贪污集团对他也就放心了。若不然，则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隐语是很特别的。“上‘巴士’啦！”（“巴士”是英语“公共汽车”的音译。此话意思是：如果你愿意贪污，就加入我们的集团）；“与‘巴士’一齐走！”（如果你不愿意贪污，不要紧，但勿干预我们）；“千万不要站在‘巴士’对面！”（如果你揭发贪污，“巴士”将会撞倒你，你会受伤甚至死亡或事业被毁）。盘根错节的恶势力和这样令人丧胆的叫嚣，使不少年轻警务人员或者上了“巴

士”，或者禁若寒蝉^①。贪污似乎已被视为“大经地义”之事。难怪香港警司韩德，曾对人说：“贪污行为在香港，如同吃饭，睡觉一般正常”。

言归正传，现在应当追寻一下葛柏的行踪了。1973年6月8日上午10时许，香港航空公司接到葛柏的电话，订购一张飞新加坡的头等机票。葛柏的妻子则比他早一天乘飞机往曼谷，经巴黎去了伦敦。这天，新加坡航机从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凌空而上时，机舱里一个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就是葛柏。心水清的香港人大概还会记得他的发迹经历。葛柏1952年到香港，入警务界任督察。3年后升助理警司，又3年升正警司；1966年他已是高级警司了。1969年再度升职，任交通部总警司，成为香港第八位官阶最高的警官。

飞机在新加坡机场着陆，这位络腮胡子的大汉稍作停留，便转乘飞机前往英国。

葛柏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香港舆论大哗。各界人士向港府质疑，港府有关人员赶忙解释。只要翻阅当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有趣的镜头：

1973年6月12日晚上，港府一位发言人就葛柏下落问题发表评论说：“我们不能证实葛柏已离开香港或已抵达新加坡的消息。”专程去新加坡调查这件事的警察总部行动组主任自新加坡发话回香港，他说：“没有证据证明葛柏乘坐了英国航机从新加坡飞往英国。”至于英国警方呢，则说：“葛柏没有乘该机到达，只是另一个姓名近似的欧籍人士乘该机抵英

^① 见1973年10月17日香港《大公报》百里集报告书。

国，但他不是葛柏。警方现正继续调查”。云云。

在这一连串的否定句交织声中，突然传来了路透社电讯，报道葛柏已抵英国。

多少香港人争购这天的报纸，多少双眼睛专注地阅读这条共同关心的重要消息！

（路透社伦敦12日电）被通缉与贪污调查案有关的失踪香港总警司葛柏，据报已抵英国。

他与他的妻子于上星期四（即1973年6月7日——作者注）飞抵伦敦的国际机场。他们即往英国南部的伊拉。在那里，这对夫妇已购置一间乡村屋，作为退休的居所。

一名记者今日到达该乡村屋，并没有看到总警司葛柏。但在屋前的花园里，葛柏夫人对记者说：“我和我的丈夫都没有话讲。”

葛柏夫人称，任何有关她丈夫的询问，可向香港金仕腾律师行提出。

接着，葛柏夫人回到屋内。这间屋，位于伊拉古镇西南两英里的河边。

在香港，一警方发言人昨说：拘捕葛柏的命令已经发出。该发言人称不知道葛柏现在何处。

在伦敦，苏格兰场的发言人今日说，官方没有知悉葛柏已返英国。^①

^① 见1973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

路透社的电讯在香港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各报记者立即追踪到英国。朴素而宁静的伊拉镇，清澈的河水绕着优雅的独院式住宅群潺潺流淌，遍地细小的无名花儿、翠绿茂盛而又高矮不齐的灌木丛，都充满了大城市少有的野趣，简直是世外桃源。谁能料到举世瞩目的案件主角竟藏匿在这儿？

记者们按图索骥，寻到葛柏在河边的住宅。只见大门紧闭，窗帷低垂。住宅的后门停放着一辆紫色汽车。

“呵，葛柏在屋内！”一个记者失声低喊！

“哪里？”“哪里？”

什么也没有。那位记者仅在窗帷缝间隐约看见络腮大胡葛柏，但惊鸿一瞥，葛柏立即闪离。厚厚的窗帷挡住了一切照相机的镜头。

邻居们被记者群所惊动。古老的伊拉镇，恐怕还是第一次享受被全世界注目的殊荣。风尘仆仆的记者们有些在附近人家的院子坐下，和纯朴的乡民聊天，当然，目的也是打听葛柏。

“天晓得这住宅现在住的是不是葛柏。但经过你们描述，外貌倒也像他。”一位邻居老太太说：“这所住宅是葛柏夫妇3年前买下的，原本打算9月住进去，可现在才6月，不是吗？哦，这对夫妇行踪诡秘，男主人前几天曾到伊拉镇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去，租了现在停在后门的那辆紫色的福特葛天娜房车，说是租用一个时期。听说，男主人把自己的香港驾驶执照拿给那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职员看了，他还说自己是一名退休警务人员呢！”

鸟儿在天空飞，地上还有一个影。窗帷再也遮掩不住葛

柏了。

英国的苏格兰场特别小组发言人说话了，他说，葛柏是从新加坡飞抵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但是，他加强语气道：“虽然，香港警方已发出通缉令，要拘捕葛柏。然而，葛柏却没有在英国触犯法律。如果认为必须返港候传，则香港当局应该采取引渡行动。”

英国的信息反馈到“东方之珠”，香港的议论沸沸扬扬，反对贪污受贿的强音不绝于耳，为港督早已酝酿成立的廉政公署催生。1973年10月17日，麦理浩在香港立法局的讲坛上，对官守及非官守议员们发表演讲，他言辞激昂地力陈成立廉署的紧迫性。看来，这个推动香港经济起飞卓有成效的麦理浩，对如何杜绝那些腐蚀社会根基的贪污恶习，也是异常坚定的。尽管前路必然会有险阻，可是麦理浩决心已经下定。会议厅里萦绕着他宏亮的话音：“由于存在贪污这个严重而又根深蒂固的问题，一场静默的革命已呼之欲出。”^①

2 廉署大手笔

廉政公署诞生于1974年2月15日。历史应当记住这个日子，因为从此香港社会架构里的腐败有所抑制，各种制度逐步跨上现代文明的新一层台阶。

廉政公署全称是“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英文名字是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缩写是

^① 见《通过社区关系肃贪倡廉》（作者：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霍罗兆贞）。

ICAC。

廉署成立后，第一大手笔便是在荆棘丛生的局面中，据理据法，把葛柏从英国的伊拉古镇住宅中引渡返港，出庭受审。这又是一条头号新闻。香港老百姓怕官更怕警，遇上普通警员，已毕恭毕敬，连声尊称：“sir”（先生），更别说总警司葛柏之流了。过去，对这类人物只可望其项背，然而，今天高官犯案居然也逃不脱，市民们怎不额手称幸！有人甚至把廉政公署视作“现代十字军”。总之，廉政公署刚诞生，便在广大群众中间引起了某种希望。

1975年2月中旬，香港市民望眼欲穿的日子终于到了。虽然，冬令的寒气还未完全从港岛消失，但海洋吹来的熏风早已带着暖人的春意。启德机场，银鹰起落，戒备森严。因为葛柏案中的有关人士（包括主角葛柏、证人韩德等），将陆续从外地回港，或受审，或作证了。

这批新闻人物，“红”极一时。不少人特地到机场等候韩德抵达，当然，各人目的不同，但更多的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韩德，官拜香港警司。廉政公署成立后，锋芒所向首先是民愤最大的、积怨最深的警务界贪污分子（尤其是高级警官）。葛柏潜逃，韩德成了第一个靶子。他因贪污而被拘控。这个绰号“烂佬亨”的韩德，直认贪污不讳。他供称，自入警务界后，1953年便开始“收规”，直至1971年，贪污受贿18年之久，总数约50万英镑。虽然已花去了一些，但大量的财富如果仍存在香港，未免惹眼。韩德心生一计，自己与妻子乌苏拉分头把钱运出香港。

蒙太奇式镜头之一：岁月回溯至1971年4月1日，一位风姿绰约的欧籍贵妇人，随身携带一个华丽的化妆箱，在

启德机场向韩德依依告别。她经新加坡而伦敦，再转到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这位贵妇人正是韩德的妻子乌苏拉。乌苏拉不是独个儿旅游或探亲，她负担了“秘密使命”，在她的化妆箱里，匿放了韩德贪污刮来的一部分赃款2万英镑。

蒙太奇式镜头之二：1972年9月11日，韩德自己凌空而去。他带着另一部分赃款，到西德存进乌苏拉的银行户口中。

无疑，韩德相当高明，可他斗不过廉政公署，终因贪污罪名成立，难逃法网，成了香港第一个因贪污而坐牢的警官。刑满出狱后，他堂而皇之地离开香港，与乌苏拉相会于西班牙。在热情如火的民族中，在斗牛勇士的乡土上，他们拥有一间精致的住宅，“烂佬亨”韩德于是大享寓公生活的乐趣。闲时，甚至写写文章，揭露香港警察贪污的内幕。这次，他与妻子是以葛柏案的证人身份回港的。

既然绰号“烂佬亨”，名与人似，恐怕曾经作过不少“阴功”事，^①积下不少仇怨。因此，在还未抵港时，报纸已披露，警方将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使这个前警司“烂佬亨”不致遭遇意外，可以“有命出庭”。

果然，1975年2月14日，当韩德偕妻子从西班牙到英国，转机抵港时，机场上早聚集了不少人。韩德穿着浅色毛衣，手上搭着呢子外套，嬉皮笑脸走下机舱。他的妻子乌苏拉戴着名贵的毛皮帽子，披着领口、袖口滚毛皮边的呢大衣，随着韩德姗姗而行。廉政公署人员陪他俩自西面旅客出口通道步出机场大厅时，数十名记者骤然涌上前来拍照，许

^① 广州方言，损害别人之意。

多问题连珠炮般向他袭来。

“对葛柏案，你有什么看法？”

韩德胸有成竹，沿用一句最规格化的语言：“无可奉告”。

“你重返香港，惊唔惊（怕不怕）？”

“烂佬亨”表露了他的性格，耸耸肩膀，一歪脑袋，用广州方言答道：“唔惊”。

当他偕乌苏拉到达机场西闸泊车处登车时，举目望望那人头攒动的围观者，“烂佬亨”的“烂”字顿时大发作。他放缓脚步，面对人群，大声说道：“哗，我又唔系大明星！（意即：我不是大明星，有什么可看）”。接着，没等围观者反应过来，他拉开轿车门，登车扬长而去。

葛柏案的开场锣鼓已如此精彩，不用说，好戏必在后头了。

1975年2月18日至19日，维多利亚地方法院开审葛柏案。头戴银白色假发，身穿特定制服的法官及律师，保持了英国传统法庭庄严肃穆的气氛。

络腮大胡葛柏坐在被告席上，若无其事似的，当证人郑汉权、韩德等出庭时，他还挥手致意。读者，我们还未认识郑汉权，不过，当他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所作证言全为事实时，你可以听到他的自我介绍：“我今年47岁半。1951年2月加入警察队。1967年4月升任助理警司，并调往湾仔区。1969年4月以后，附属警察总部，结识了在总部负责管理交通的葛柏。1971年3月25日我被正式通知调任香港湾仔区警司之职。”

问题就出在这次调职上。此刻开庭审判的是一宗卖官鬻

爵案。主角是葛柏。在韩德、郑汉权证供下，一幕贪污丑剧重新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1971年2月的一天下午，两辆警官专用的轿车先后驶进湾仔警署停车场。一辆车里走出来的是葛柏，另一辆车走出来的是郑汉权，他们不期然地在泊车场邂逅。

“哈嘢，近况如何？”葛柏问郑汉权。

“好，谢谢。我正准备休假。据说，今年4月份我要调职呢！”郑汉权说。接着，他好奇地向总警司葛柏打探：“你知道我会调任哪种职位么？”

葛柏摇了摇头。他沉思一下，说：“据我所知，港岛有两个区的警司空缺。一个是湾仔区；另一个是铜锣湾区。”

两人边走边谈，葛柏又问郑汉权：“你想不想调任湾仔区警司呢？”

“那当然。我在湾仔区当过差，做惯做熟。”郑汉权回答。这是冠冕堂皇的答案，其实，私下里哪个警务人员不议论湾仔区油水多呢。这个区人口密集，跑马等重大活动又常在此区的赛场举行，还有，私人会所林立，各式俱乐部众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正是警务人员“搵（挣）钱”的大好所在。甚至有人形容：“当上湾仔区警司，无异于打开了英伦银行的金库。”固然，这话未免言过其实，可是，湾仔区的魅力之大，从这话可见一斑。

“要谋这份职，可有什么办法？”郑汉权请教葛柏。

“看看怎么样。不过……钱是要花一点的了。”葛柏一边说，一边“嘜、嘜”响地拗着手指骨。

郑汉权“醒水”（领悟），随着葛柏转到一个角落去，免惹人注意。